



2平方米有多大？
在大学校园里，相当于一张学习桌的面积，也可以是草坪上一顶宿营帐篷的大小。
在普通家庭里，大约是一张餐桌的尺寸，还差一点点才能放下一张单人床。
但在某信息通信基地勤务保障队警卫连，2平方米是哨位的大小，绽放着年轻士兵的青春，承载着他们的使命。
2平方米的哨位，伫立在营院门口，距离外面的世界很近，也很远。日复一日默默无闻的坚守，让他们有足够时间思考当兵的意义。
“祖国的大好河山，有我守护的一角！”这是连队一名00后士兵的

话。倘若不走近他们，记者怎么都想象不到哨位上的这些年轻士兵竟然那么热血和可爱。
立定站好，下士李加明习惯性地踮了踮脚，两肩外张，胸膛前挺，整个身姿挺拔极了。接下来，他需要连续保持这个动作2个小时。
站哨两年，李加明“长高了近2厘米”。站哨的时候，李加明脑海里经常出现出同一个场景——茫茫草原上，一个手持钢枪的哨兵高高挺立着，眺望着远方……
电视剧《士兵突击》里的这一幕，让李加明始终难忘。如今，站在哨位上，李加明越来越理解电视剧中的那句台词：“光荣在于平淡，艰巨在于漫长。”

2平方米之上：一群士兵的平凡世界

■本报特约记者 张少波

特稿

“进入营区，我就是那个第一个被看到的人”

来到警卫连第一天，李加明听到一句话：“哨位就是战位，上岗就是打仗！”
如今，李加明当上班长。这句话，成了他对新兵最常说的话。

警卫连，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连队，任务就是守卫这座营院。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李加明是连队新兵心中的“男神”。

身姿挺拔，紧握钢枪，目光犀利……去年年底，大巴车拉着一批新兵进入营院，营门执勤哨兵就是李加明。透过车窗玻璃，十几名分配到警卫连的新兵，都不自觉地向前探起身子。

“当兵对你最大的吸引力是什么？”看到调查问卷上的这个问题，新兵的答案多种多样：“当兵是一件很容易就能与国家联系在一起的事”“穿上军装很酷”……

看到哨位上李加明挺拔的军姿，这群新兵一下子对“酷”有了形象的理解。很快，他们才知道，哨兵的“酷”还意味着严酷的训练。

拔军姿、练队列、学规定……从新兵下连到站上2平方米的哨位，刚满19岁的列兵王浩洋足足经历了两个多月。

那天，穿戴好着装，王浩洋又低头扫了一眼。双手向下，拇指插进外腰带顺势向后，抹平衣服上刚出现的褶皱，看了看脚上黑得发亮的皮鞋，又拿鞋油蹭了蹭……仔细看了一眼之后，王浩洋才满意地走向神圣的岗亭。

擦皮鞋、整军容、洗手套、熨衣服，被称为警卫连“4件套”。一开始，列兵闫宇璇每次站岗都会换一副新手套。在他看来，只有洁白无瑕，才配得上手中神圣的钢枪。

第一次站岗，除了紧张，闫宇璇感到更多的是兴奋。他的眼睛就像扫描仪一样，看着来往行人，不断巡视着眼前的“战场”。

每当目光扫过“卫兵神圣，不容侵犯”的警示牌，闫宇璇心中的神圣感就会油然而生。特别是有人车辆通行，他都会下意识挺一挺胸膛。

平日里，大家只看到警卫战士白天的身姿，常常忽略夜深人静后，他们仍在默默坚守岗位。虽然没人关注，他们依然一丝不苟，坚毅挺拔。

“进入营区，我就是那个第一个被看到的人。”在闫宇璇看来，自己就是整个大院的“门面”。虽然很少有人记住他的样子，但他会记得每一个从他面前走过的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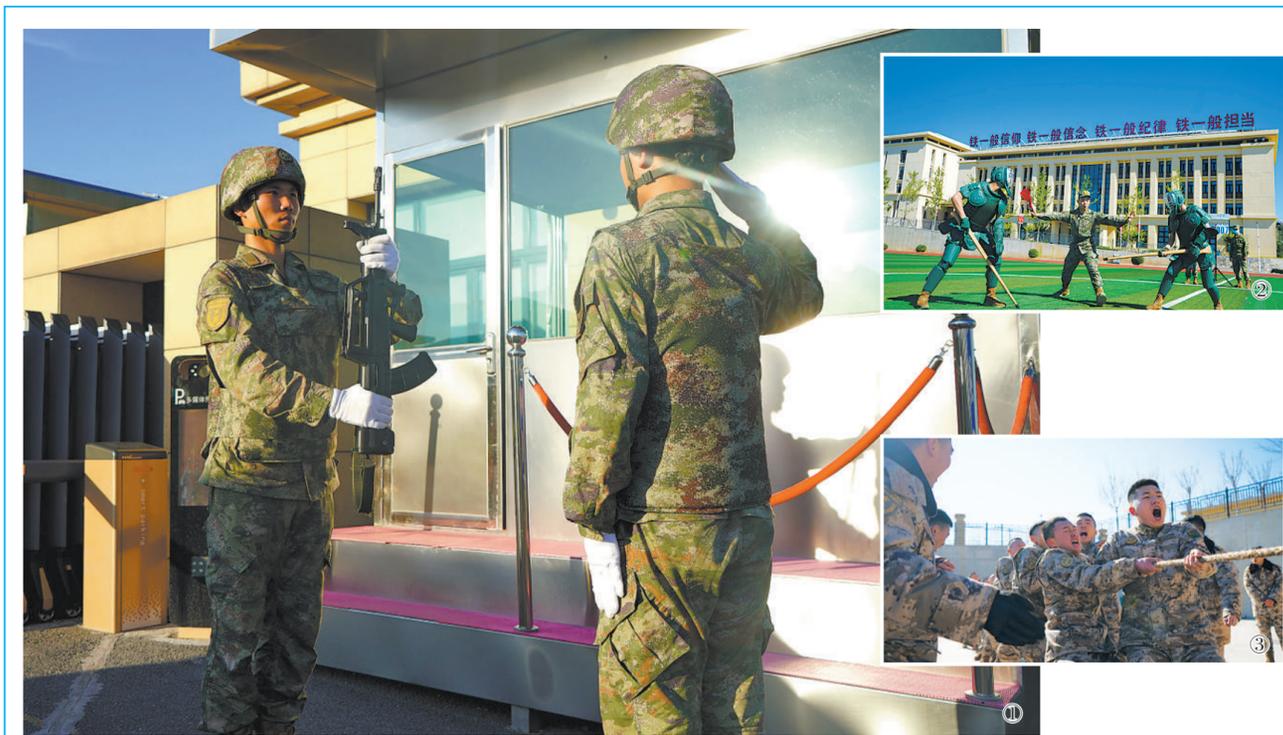
“再小的孤独，乘以365天都很庞大”

都说熟能生巧，站岗也是如此。虽然都是“站”，但怎么站还是有讲究的。在警卫连待了3年多，下士李纪源的军姿越站越挺，但也在身体上留下了哨兵特有的印记。

一开始，李纪源按照“腰杆当家”的动作要领站岗，但这个动作持续久了容易累。后来，他掌握了一个技巧：腰胯往前送，这样会省力很多，但最近他经常感到腰酸。为了避免“职业病”，他又恢复了从前的习惯。

腰痛是警卫连官兵的普遍症状，宿舍里总会弥漫着一股浓浓的膏药味。不难理解，每天都要站上几班岗，任务重的时候可能要七八个小时。

一开始，上等兵刘鸣对膏药的味道很敏感，晚上经常被呛得睡不着，但



图①：某信息通信基地勤务保障队警卫连哨兵正在交接岗哨。图②：官兵进行刺杀比武。图③：官兵进行拔河比赛。

夏俊杰摄

情到深处，不说孤独

■韩成宝

成长横切面

夜，很静。外面的路灯格外耀眼，我站在哨位上凝望着黑夜，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。

突然，一道白光划破了宁静，一簇烟花绽放在不远的夜空。那是一种很普通的黄色烟花，就像一颗石子落在平静的水面，在我心里荡起一片涟漪。

再过几天就是春节了，眼前虽然看不到万家灯火，我却能想象到万家团圆的场景。那一刻，我不禁想起了第一次

站岗时，班长跟我说过的一句话：“哨位，没有喧闹，只有寂寞；哨兵，没有索取，只有付出。”

孤独，是长夜里的歌；哨位，是我们的战场。站在自己的哨位上，我忽然觉得眼前的黑夜格外亲切。不知不觉中，警卫连已经成为了我的另一个家。

2年前，我从地方大学怀揣着一腔热血来到军营，在这2平方米的哨位上，我也迷茫过：这里，没有铁流滚滚的恢宏场面，也没有金戈铁马的激情热血，只有默默无闻的坚守和日复一日的平淡。

站哨，就像是一场动与静的“对

话”：每天看着行人与车辆来往穿梭，唯独站在哨位上的我们一动不动。

那天，一名家属在营门前久未离开，正当我要开口询问时，她从包里拿出一瓶牛奶递给我。我多次谢绝，但最终还是拗不过她。

望着她离去的背影，我的心里有说不尽的感动，双手紧握仍留有温度的包装盒，舍不得拆掉。我想，这或许就是我们付出的意义所在。

哨位很小，小到只在2平方米之间驻扎；哨位很多，散落在祖国大好河山的每一个角落。在人们酣睡的每一个

夜里，我们守望着祖国的和平与安宁。情到深处，不说孤独。站岗将近2年，500多天的风雨兼程、日夜坚守，坚毅的脸庞、湿透的衣服、挥洒的汗水，无不是成长的证明。

在警卫连，每一个哨位都有自己的故事，每一名战士都有自己的成长。青春的意义在于成长。跨过了寒风刺骨的凛冽寒冬，历经了汗水浸湿衣服的炎炎夏日，我完成了自我蜕变，更加明白了坚守的意义。

（作者系某信息通信基地勤务保障队警卫连上等兵）

现在已经“免疫”了。撩起他的后背，身上七扭八歪地贴满了膏药，就像一幅不规则的拼图。

相比伤病带来的困扰，有些疼痛反而会让他们兴奋——
军体拳、盾棍术、刺杀操……这些都是每名警卫战士的必备技能。当身体变得红肿，再从长期的红肿中恢复，一副“钢筋铁骨”算是正式练成。

长此以往，作训服左小臂被盾牌带子磨得起毛，右手虎口总是被橡胶警棍蹭上一大片黑色，怎么洗都有痕迹，这让他们“感觉更有兵味”。

不少年轻士兵都爱看军事影视剧，但警卫连的生活与他们的想象有着天壤之别。谁都想干轰轰烈烈的事，警卫连年轻的战士们也不例外。在连队图书室，最显眼的都是军旅小说，“这些书能够满足对当兵的全部幻想”。

上等兵孙浩的双胞胎哥哥在作战部队当兵。有一次，哥哥竟然在电话里给他读起遗书：“亲爱的弟弟，当你看到这封信时，可能我已经牺牲了……”

听到这些，孙浩有些伤感。得知这是哥哥在参加演习前写的，他沉思了很久，对军人的使命有了更深的认识。

“走在营院里，别人一眼就能认出我们是警卫连的兵。”上等兵满泉志为自己是一名哨兵而自豪。前段时间，女朋友给他邮来一盒面膜，他转手就

送给了其他战友，“要的就是当兵的样子”。

“来部队前，脑子里关于当兵的画面全是动态的，现在亲身经历的更多是静态的。”对于年轻的战士来说，训练的苦不算苦，最苦的是无声的孤独。

“再小的孤独，乘以365天都很庞大。”站哨久了，人就会变得沉默。与寂寞相处、与孤独和解，这是警卫连官兵必须具备的“素质”。

孤独的滋味大抵相似，与孤独相处的方法各不相同。

列兵施沈明的方法是“开演唱会”，那种不出声的默唱，岗亭周边的一草一木都是他的观众。一开始他唱的都是网络流行歌曲，后来唱的大多是军歌。

列兵时子安喜欢夜里站哨：“那时候可以仰望星空，每次看星星，我都会想起家人，想起万家灯火，便觉得不再孤单。”

“很酷的事，往往都很苦”

在起床号响起前升旗，是警卫连雷

打不动的制度。

战士们身着常服，扛着五星红旗走向旗台，面向国旗立正敬礼，意味着营区一天的开始。

2019年国庆节那天，最让下士陈豪杰难忘。连队组织升旗仪式，周围围满了观礼的营院官兵，还有攥着小红旗的家属和孩子。那一刻，他第一次感到：“在自己的哨位上，能听到祖国的心跳。”

几个小时后，他们端正地坐在学习室，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视机收看国庆阅兵直播。当三军仪仗队升旗的那一刻，他们心中升腾着同样的自豪。

“向右——看！”此时此刻，天安门广场上，徒步方队第9排第15名的位置上，年轻的军官于申阳一个右摆头，英姿飒爽、刚劲有力，踢着正步走过天安门。

1分06秒，96米……7个月的集训，于申阳踢坏了5双皮鞋，这也让他知道128步的正步，每一步都不易！

电视机前的战士们不知道的是，几天后，从阅兵场上走下来的于申阳调任警卫连连长。

顶着大檐帽站军姿、用尺子量着走齐步、脚尖挂着水壶练踢腿……这让年轻的战士体会到：“很酷的事，往往都很苦。”

4年，1460天，3000班岗的坚守……

平静的只能是一个人的内心。在刘睿旭看来，站岗生活虽然很枯燥，但也磨炼一个人的心性和意志力。“任他人来来往，我自岿然不动。”他说。

“我们当兵的意义，在于当兵本身”

9点50分，哨兵高国颂已经执勤1小时50分钟。

再过10分钟，战友会来接他的钢枪。再过24个小时，高国颂就要离开军营……

以前，高国颂会因为比别人多一班岗而闹心；现在，高国颂恨不得睡在岗亭里，和哨位再多待一会儿。在高国颂看来，这2平方米的哨位，见证了他当兵两年的价值。

“哨兵同志，请接枪！它曾伴随我完成2400余次执勤任务，现交付于你，希望你像守护生命一样守护它！”送出手中钢枪的那一刻，高国颂的眼泪再也止不住地流了下来。

当兵的意义，是每个警卫连战士都曾探寻的一道人生命题。

哨兵日复一日地站在那里，数着天边飞过的鸟，数着天上飘过的云，数着风吹落的叶子……他们怕别人问在部队都干了些什么，因为他们觉得自己什么也没干。

“好好活，就是做有意义的事；做有意义的事，就是好好活。”大学生士兵韩成宝说。电视剧《士兵突击》里，许多看似简单的一句话，读懂它却需要很长时间。

韩成宝的哨位在家属院门口，眼前来往最多的是老人与孩子。有一天，一位家属给他送来一瓶牛奶，他盯着看了好久，仿佛明白了什么。

上等兵薛瑞鑫最喜欢站下午4点到6点那班岗，因为每天下午学生班车进入营门，都会有一位小男孩隔着车窗朝着他敬礼，那是他每天站岗时最大的期待……

青春该如何度过？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。

过去无数个为什么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答案越发清晰了，从对应的无数个变成只有一个——用青春和热血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幸福安宁。

“我们当兵的意义，在于当兵本身。”当初读到哥哥遗书的孙浩，如今想明白了：这身军装不只意味着战场上的枪林弹雨，还意味着万家灯火里的默默守护。

家是最小国，国是千万家。上等兵邓炳星还记得春节前的那天夜里，四周一片寂静，寒冷交织着困意，一股想家的情绪不可抑制地涌上心头。

下岗后，邓炳星坐在岗亭附近的台阶上，喝着从床头柜里翻出来的八宝粥。跟“妈妈的味道”有点相似，但又不那么一样。

脱掉一身装具，邓炳星钻进了早已不再温暖的被窝。起床号响，他和战友们将继续续写2平方米之上的平凡故事。

2平方米很小，但足以容纳一群年轻人的青春梦想。他们日夜守护的地方，是他们的战位，是远方的亲人，更是心中的祖国。



独家原创 第一视角

第1176期

